5-6-72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T'ang, Shun-chih
2698 T'ang Ching-ch'uan chi
T35
1681
v.1-2

East Asia

晉江張夏鍾先生評選

唐荊川先生集

LIBRARY
APR 1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T35
1681
v.1-2

郢雪書林梓行

序

荆川先生早年文學西京既遇遵巖先生喟然曰世稱西京文皮耳不有得髓者乎韓歐諸家是也今先生文盛行寓內聲價

與韓歐埒余謂當世膾炙先生
文特玩賞其序記傳贊與夫墓
表誌銘等編耳不知先生林居
三十載屏嗜絕欲專精致神與
義渺論雲蒸川湧盡見之于書

廣今讀其答王龍溪王南江聶雙江俞教諭諸書義利德藝之辨天人寂感之幾如秦越人隔垣而洞五臟也讀其與王遵巖洪芳洲蔡可泉蔡白石諸書譚

文行疵醇驗心性鏬窖如老吏斷獄而爰書確中也讀其與胡梅林呂沃洲李中溪李龍岡諸書畫兵民利弊指政治得失如天官家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緯

以及飛流疾伏無不劈畫指掌
也其餘短章尤多絕倫余又謂
有明三百年名公書牘奇正各
擅美不勝收若其直抒胸臆無
假旁襯橫說豎說靡不如意則

荆川第一鹿門次之荆川以理
鹿門以氣荆川入程朱之室鹿
門升班馬之堂此其所造固未
可同日語也或又以先生晚年
一出藩籬剖破疑道力之有滲

漏不知先生遠法隆中近慕文
成滿腔惻怛誠不忍宗社阽危
蒼赤塗炭不然舍深麓窮谷之
適而就波濤鋒鏑之險詎曰人
情迄乎桑榆未收梁棟已壞天

實爲之先生亦無如命何也夫先生之人與文非弓小子所可妄論而弓之言如此猶之乎不敢以皮求先生而必欲得先生之髓者乎

旹
康熙辛酉秋日晉江張汝瑚夏
鍾甫書

唐荊川先生傳

温陵後學張汝瑚纂

先生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荊川先生嘉靖己丑會試禮部第一人及廷試邃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置二甲一名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先生一見羅公知其人品甚高遂定交焉初授武選主事自以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促行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

調考功居家時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無厚援留滞不得用先生寄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令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為翰林首舉先生拜編修校寶訓實錄成以例晉秩辭不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其嫌復疏請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歸錮不用先生歸復閉戶讀書冬不爐夏不扇行不輿卧不裀嘗云高宗恭默三年周公坐以待旦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此真公案吾人用力須是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此物方能到手林下三十載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先生葢狷

者也會皇太子立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先生太子司諫時同選者南昌鄒公守益吉水羅公洪先平凉趙公時春天下稱得人焉未幾復以請朝東宮觸上怒落職為民而先生之名自是益重矣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片楮不入中朝建牙持斧之使四方冠蓋交禮其廬無一得望顏色也嘗云吾制義德薛方山詩文德王遵巖學問德王龍溪其不忘所本如此前後薦剡積五十餘疏歲庚戌邊上告亟遠近震驚華亭徐公力薦先生宜召用未幾倭復蹂躪浙直起先生南京工部主事轉北京職方員外尋轉郎中丁

父艱不赴戊午服闋赴部敕查薊鎮邊務條陳十七事甚明切尋勅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倭一月不平請拏將官三月不平請拏郎中倭聞先生將至稍遁去先生計平倭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處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沱倭船十三隻斬首百二十餘級倭走三沙陞太僕少卿總督胡梅林公奏留同事陞右通政叅軍事時江北告急胡公欲檄總兵盧鏜往先生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檄鏜堅守而自往江北與巡撫李公遂首尾擊賊

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塢度勢無能爲復自
江北攻三沙居海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
回太倉調遣狼兵而倭乘風汎夜登江北岸矣先生
以此自媿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
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
下沾襟誓以身許國也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
病甚不能行念淮揚要地朝廷倚任勉強赴官値歲
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倡率有
司以次捐賑爲粥以食饑民活者數十萬行部至泰
州自度不起因進將吏曰吾生平志在死國艮死舟

中幸矣諸君其各努力已語族孫一麐曰吾死不恨苐山中尚少十載工夫耳卒年五十有四所著文集二十卷外有諸儒語錄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左氏始末批選周漢文並行於世先生學無不窺大而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而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棍莫不精心扣擊究極源委性恬淡不樂仕進至於急國家之難拯民生之危被髮纓冠赴之不辭其與陸東湖書云師旅饑饉正是古人學問實用不可不努力又云自吾出山後看盡世事只少一箇武子之愚蓋自況也噫斯其爲荊川先生乎

唐荆川先生集選目錄

卷之一

議

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序

中庸輯畧序　明道語錄序

彭季山春秋私考序　東川子詩集序

前後入蜀稿序　聲承集序

鈐山堂詩集序　吳孺人輓詩集序

江陰縣新志序　右編序

左編附序　贈彭石屋序
贈蔡年兄道卿序　送太平守江君序
又　送彭通守致仕序
竹嶼呂通守還郡序　贈宜興尹林君序
邑侯王春巖奬勸序　送柯僉事之楚序
贈郭文麓陞副使序　贈訓導丘君序
贈李司訓遷臨安序　送陸訓導序
何沆兩公歸蜀廣序　葉包庵先生壽序
羅君八十壽序　李封君七十序
書王氏傳家錄後　鄭君元化正典序

卷之二

記

重修涇縣儒學記　重修宜興縣記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常熟縣二烈祠記　廣德州同知蔡侯碑記
裕州均田碑記　建陳渡石橋記
華氏義田記　救荒渰記
西峪草堂記　任光祿竹溪記
永嘉袁君芳洲記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胡貿棺記

傳

暘谷吳公傳　李宜人傳

章孺人傳　俞孺人傳

卷之三

訓

厲訓

讀

讀春秋

說

續猫相乳說

題跋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題大營驛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書黄山谷詩後　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跋巽僧書心經碑後
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古菴毛先生像贊
蔣雲壑像贊
銘
銅雀硯銘　鼎硯銘

半月硯銘　黑石硯銘
方硯銘　方圓硯銘
小硯銘　又
斧硯銘　荷葉硯銘

誌

瘞河壖枯骨

卷之四

書

答顧東橋少宰　答張甬川尚書
與王龍溪郎中　答王南江提學

答俞教諭　與聶雙江司馬
與兩湖書　寄黃士尚
與項甌東郡守　與裘剡溪推官書
與謝與槐翰林　與羅念菴修撰
與洪芳洲郎中　答李中谿御史
與周中丞論項守　與徐少初縣尹
與李龍岡邑令　與茅鹿門
二　答姪孫一麐
答汪子問繼祖母喪　與人論祀鄉賢
答華補菴　答蔡可泉

與安子介書　與白伯倫主事
與萬思節僉事　與萬兩溪吏部
與呂沃洲巡按　與萬思節主事
答王鑑川兵備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又
答喻吳皋中丞　答屠漸山諭德
寄劉南坦
卷之五
書
答洪芳洲主事　與鄭淡泉文選
答戚南玄　答王遵巖

與華郎中補菴　答江五坡提學
與洪芳洲書　與王遵巖參政
與董后峰主事　與雷古和提學
答萬思節參政　與蔡白石郎中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答徐存齋相公一
二　與王體仁
寄趙浚谷　答呂沃洲
與張本靜
卷之六
祭文

永州祭柳子厚文　祭丘思菴文
祭胡評事省齋文

墓表

春坊中允李君墓表　戶部主事際君墓表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莆田林氏先墓表　彭翠巖處士墓表

墓誌銘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鈍齋吳公墓碣銘　指揮湯雪江墓碑銘

禮部郎中李君誌銘　吏部薛西原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蕭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墓誌銘
楊孺人旌節碑銘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弟婦王氏墓誌銘

禮部郎中李君誌銘　吏部韓西原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蕭孺人墓誌銘　孫孺人墓誌銘
楊孺人旌節碑銘　王宗婦唐孺人墓誌銘
節婦王氏墓誌銘

是篇兼見外集

唐荊川集卷之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議

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採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可無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

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其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其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有在所畧者矣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

而未醇者乎○然且群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爲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猶汩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

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
我朝理學之一關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之証也○而國又曰釋奠於其國之人之証也○又曰春官釋奠於其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

莫於漢之人之證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璧宮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況如瑄之眞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以比於漢

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許衡其亦可以無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群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爲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爲師者之證也其爨器舍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齋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𦬆~~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衡

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眞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況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爲著述則亦已繁此瑄

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又以爲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群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爲易而瑄獨崛起絶學之後故其樹立爲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昴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畢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故臣以爲宜如御史

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愚昧死謹言

夏鍾曰文清公得洙泗眞傳其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擬諸聖門則淵潛似顏篤實似曾可與周程張朱相伯仲視許衡誠有過焉是宗傳而非但羽翼之謂也況考其一生出處光明峻潔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不特有明三百年眞儒第一卽漢唐名儒無能出其右者荊川此文剖晰祀典則誠辨矣以爲知文清公之深則未也

又曰聖人作經以摹寫此心儒者求諸心而有得是能發揮六經者絕妙之句非荊川先生不能有

是說發揮六經者䌹絲之旨非荊川先生[illegible]

文曰聖人作經以摹寫此心傳者未嘗[illegible]

則試求文以學知文詳公之案則本[illegible]

令諸無能由其右者明川此文前[illegible]

無以是其出共特有明三不率不以[illegible]

前於揣門不斯恩於私室榮辱不[illegible]

但羽翼之謂也況者其一生由甚光明[illegible]

門程張朱相伯仲門前衡誠有過光是宗典[illegible]

主敬為要擬諸聖門則沉諸似蔫實似仰[illegible]

夏鑪曰文清公得洙泗真傳其學以貴者本因

臣撰臣得仁所謙臣愚昧死謹言

序

中庸輯畧序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𡼏子、重釆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旣自釆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予惟、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予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廵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

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
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
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
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
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
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
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
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

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以濶○而其為說也葢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消
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
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
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
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
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
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
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
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

摹一作模

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益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夏鍾曰六家九流與佛竄入六經孔氏之中是室中之戈也此辨最確與孟拒楊墨韓闢佛老同功

明道語畧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摹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

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葢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葢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

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

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

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翺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而採其要畧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為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畧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夏鍾曰先生山中日久得力二程全書故其言之精斷融會如此不可不玩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

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盖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

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簒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
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
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
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
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
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
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
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
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

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推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

從一作後

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
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
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
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
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寶昔人所
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葢
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
羅浮從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
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
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

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夏鍾日春秋之難明患在於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求春秋者求之聖人之心與愚夫愚婦之心而已春秋一書人人之心在焉最簡約易明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公穀左氏諸家徒見其說之紛紛也立解最妙末從師事陽明聞致知之說故所見直截如此又引羅仲素說春秋從羅浮洗心得來妙俱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

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知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閧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畫田獵戰鬬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慷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惻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覊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

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益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

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夏鍾日這是你眞面目這不是你眞面目大家各自領取切莫含混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搏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覊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夌跕鳶挂猨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

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隘以驚江急峽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覊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覊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宜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峨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

游覊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

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烟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葢其大者關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欷歔慄慄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颯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

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
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
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
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而
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
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恭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
也遂不辭而序之

夏鍾曰嶔嵜歷落縱筆所如雪嶺大江
之雄澤岩巫青城之奇麗森然在目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脫聲利晚乃刊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澤臞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

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言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了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尚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

在燕間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群居儆戒相成之益此
聲承集之所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
姓名備矣然但以修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
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
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
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
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尚
友者有遺憾焉至予與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
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
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棊其尚賢取友如獻

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爲書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是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爲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與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夏鍾曰朱文公朋友說勢若輕而所係至重名若小而所職甚大古聖人修身立教必重乎此而不敢忽正是此意

鈐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

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罝之好逑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之遁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為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盧而公獨引身鈐山之隩堅苦積學以遂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年故其為詩多道巖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

然畢

僚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廻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爲詩多紀留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發之也遲自是禮樂典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口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寮授廟筭罔不奏功往往自爲詩以紀其盛至于一時人才公所奬拔而布列者亦彬彬有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留院稿使

著其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為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杜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為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為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為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為時政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既以全詩

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爲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言詩者、甞侍公於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徼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談世故之大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爲鈐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

矣。總而題之曰鈐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爲公之詩鈐山深蓄之力也。夫

夏鍾曰若隱若現若吞若吐飄然言外之意

吳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偓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爲之詩。詩之與史。同于籍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距人殊勳絕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闈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葛。髦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

業然不列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多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墅閭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絕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大而畧小詩主于闡幽探賾其爲教一而其爲體則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漢時劉更生善爲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人既沒而士大夫爲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道善事而咨嗟咏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

唐荊川集　卷之一

中之懿。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托于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為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闈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國史也。于序詩為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史者。而為之序。

夏鍾曰歷落感慨得風人之遺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畮租甗錢貫絲縷豉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

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箘簵淮蠙江黿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褻而畧之○而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

江陰上王刻尚有百十四字

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額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己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

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美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鐍鑰闔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賾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摹○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為傳○凡

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茜菽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隳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夏鍾曰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說盡邑誌通病世有留心郡邑志者宜三復斯篇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棊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

係夷狄二字

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為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夏鍾曰宇宙棊局也奏議譜也二語最妙先生裒集諸編委曲詳盡觀其自序叮嚀告誡之意深矣

左編附序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草莽之亂

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

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夏鍾日說得有闕
係文亦學班椽者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爲利也其苦身以爲人至于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爲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

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其學也爲已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已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略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葢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爲已必能爲人也歟

刪二十五字

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葢檢于耳目之所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愼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于黷冒無耻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爲有司之浚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爲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爲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

又刪三十五字

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于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

番侯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爲已爲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爲宜興者也

夏鍾日以太史公作評柄文亦特有丰神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爲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爲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

無所不通間或作爲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藴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

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岐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耻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剋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愜○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

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于是始欲反之于道則力已剋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鋭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剋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于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夏鍾曰淸機盪漾得韓歐之妙

送太平守江君序

此篇似倣左國次作則韓柳矣

嘉靖中交人簒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戸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戸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

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鶩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非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徙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

畔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彛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簒得國交人雖蠻彛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簒人役也其左右之翅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

右欲自援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掎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粮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

漢史每稱州縣兵而不著將士　此深得其遺意

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夏鍾日借著而籌指揮在目即作治安策讀可也勿作送太守文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勠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益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閒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蘄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

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于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鄉羇於晝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目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群而靡者或侏僑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靳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劊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歙人也乃今爲天子出守太平

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借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撫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雋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

守作判

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顧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夏鍾曰縱橫流浣磊坷層集不如意得詩人激刺之旨

送彭通守致仕序　代府官作

昌黎送楊少尹序推爲古今送別文第一此序殆欲並之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勳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

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居者慨然有美于去者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旣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

其靡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蘄盡乎己而被乎物者豈獨蹩蹩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翛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己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

守一作判

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烟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夏鍾曰送別之文不難于情深而難于意厚斯篇可云意厚

贈竹嶼呂通守還郡序

今之爲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

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飢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又

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畱者獨解者不獨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畱者十不能二三也顧計畱者二三分之中而獨其十之七乃通計畱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獨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獨其七者虛也而十獨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獨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獨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于十而獨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獨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于

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囷者虚也注之私囷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于無一毛之蠲噫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爲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嚼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爲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巳亥之歲將入京師旣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甲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

分如橐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筭而獨耶抑猶不免乎不獨解者如橐時耶呂君以督稅爲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筭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獨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贏朒而操縱乎貧富予奪疎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獨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獨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

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飢而不害也歟

夏鍾曰有十分之災而無一毛之錮古今道弊眞可長太息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爲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豨異獸柹栗茶荈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爲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衺之人而自老於巖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戇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爲吏者旣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竇

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爲吏也葢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爲善地豈不繇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既無以異於大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爲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氓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羣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訴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爲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

琯一作棺

如此余嘗登銅琯泛荊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爲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潔已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鉤擿以爲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

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名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敎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爲之改觀易聽而況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龎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夏鍾曰王右丞以田園作應制詩謝玹暉以山水作都邑詩千古風流如見

贈邑侯王春巖奬勸序

於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鸇得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爲此詩流聞士大夫間其士大夫之素知余者則曰是戇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爲鷹鸇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爲邑僅踰年耳侯爲人悃愊不皦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尚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蓋不汲汲于求知也至是侯之爲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

易于其初者則益以精明于其後其守之不可緇于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于其終于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奬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于其薦而奬之者哉而余獨喜爲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奬者御史廵江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輩將奉鍾君之檄庤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奬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爲鷹鸇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

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于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爲言也近諂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爲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予之言爲有加于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于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于耳剽邑人之于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于目注故閭閻之政可以孚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懸乎其邑之人然則較吏治于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

爲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于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爲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而奬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爲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夏鍾曰題是贈邑侯受鍾君之知文都自誇知邑侯過于鍾君前後意味深長不可不玩

送柯僉事之楚序

唐荊川集卷之一

承天故郢都據江漢上游扼襄沔荊郢之喉自古爲巨鎮今天子起漢沔則承天爲湯沐邑且先帝寢陵所在天子既肇建園邑備規制金堆之藏焜燿山石將與紫金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昔尤重于是撫按之臣請于上曰承天故荊南巡屬地遼濶守巡吏歲不能一二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爲一道割沔陽隸之設守巡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爲荊西道鑄印置吏如所請而柯君遷之自戸部員外郎擢拜按察司僉事奉敕往巡其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郎署間及是行士大夫皆以爲荊西得人

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葢在漢時○諸陵邑○習俗麗雜○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爲選用強察能治劇吏○以附循而芟薙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然是時○諸陵邑近在○輦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呰窳○無積聚以剽悍相鼓扇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如○也○顯陵之工爲費鉅矣○去年楚大（原本亦誤大）饑流人聚而藪於承天左右僵者日幾何人○丘墟之間○劉而市其胔可謂廪廪夫○以杼軸既空之後○而斂之以日溢無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辦之役○此在○

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難矣況于呰窳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陵寢安得不深慮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

夏鍾日胸中古奥筆下嶔嵜寫來不勝得意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強而爲廉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

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已絕望。萎然志銷而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鏤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爲。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嚼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刻意爲廉之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爲名。而得之足以爲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爲名。而得之不足以爲罪。則錐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

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筭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貧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以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爲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則亦以爲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厭紛華又嘗講於歐陽南野先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

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裯則寢乃安紵裯則寢不安其奉身率如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葢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嗜好無異然則古之廉者猶或不免於室人交讁于是益知侯之爲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袁君與其屬武進尹楊君徵余文爲侯贈夫侯之廉人旣已盡知之而奚俟乎余之言耶雖然余知侯之廉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爲守則猶在有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廉猶是也而後

者本作老

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夏鍾曰古人廉生於靜既靜矣安有慕與懼乎固知此字勉強不得揜襲不得

贈訓導丘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者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拱且伏於守與令之庭

侯顏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執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難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誘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于責矣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

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屛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面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

諸生下刪二十三字

余嘗上刪百二十字

自今上刪九字

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及往來仕途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求者乎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

收處又刪年月九字

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

夏鍾日敎官之位古重今輕敎官之職古難今易爲其難乎雖輕重也爲其易乎雖重輕也不可不知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諫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

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简不備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為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儼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勾稽廩食督促升

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爲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于

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爲忠實長者氣温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爲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爲學官然司訓於官爲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爲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夏鍾日責之之重望之之切想見先生厚意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乖剌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皦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筦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

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為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噶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

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為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為是官是官葢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為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為教之官竊以為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為說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宮

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敎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夏鍾日學官以詩爲敎鄭聲亂雅責無所讓絕大議論不特其文之深麗已也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鞺鞳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

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灘江處
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
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
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
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闢百餘年之塞
而群狪兩江熢燧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
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鋭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
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
駑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
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禁而

不能謀。臂若跧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奇。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雎。豈必勁於西番。南猺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歉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歉。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鋭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遂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旣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令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即毫毛之

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為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夏鍾曰愁懷蓬識迫為悲壯之音得意失意人俱當讀此

葉包菴先生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先生年六十門生若干人相與謀贈先生以言順之諗於衆曰蓋嘗觀於漢儒林傳矣乎

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老先生大率各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諸生各自名其師說而固守之終其身不敢變一字一句以爲家法又各自以其師說轉相授受雖支派分擘莫不繩然以世迭譜生徒之盛一家或至千有餘人其傳且十數輩矣猶然名其首傳之人而曰此某氏易也此某氏之書若詩與春秋也在元封間表顯六藝取其說之盛行者立爲博士自餘諸家則或以其無師與無書可傳也遂罷不列自是之後諸博士弟子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親自問其師何

人師說云何則對曰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故當其時經生之爲業也專而篤經師之爲功也尊而信以久今吾包菴先生其古所謂經爲人師者非耶先生行修而志潔其於書無不涉也而尤攻于詩先生治詩且三十年雖一以傳註爲宗然訓詁名物之外往往能深探古人之精微而發之于文自邑中諸先輩故多以詩名家至先生乃益精先生之出邑子以詩爲業者大半多先生弟子先生爲學者說詩絲聯髮比關竅開解音節洞朗學者俯而聽之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響也先生古

慤自信故其宦不達順之祿祿在弟子中進不能張大先生之教以行于世退不能推衍先生之說以淑于人顧獨知守所聞不敢變而已然諸弟子中固且多顯者若夫精于其業而轉相授受者固已不可籍記矣安知不有以經義爲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說以對如昔人者乎又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葉氏詩焉然則先生之壽固遠矣若乃壽先生于年齒間不其未歟衆曰然請以爲先生壽

夏鍾曰漢制重經師子孫數傳不敢變至動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讀此如見先王行事

羅君八十壽序

先王所以養老者何其厚而尊也饋漿而酳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天子至自袒焉冕焉而爲之天子事老者踧踧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無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衎衎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者豈先王以爲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于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葢王化必始于孝弟而孝弟之行于下非自上率之不可則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絳縣老人有白首而從征役者雖洙泗禮義之鄉至于斷斷然少

肩其
國鄉
哉

鄉人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則自諸侯之國鄉黨之間亦不復知齒之可貴矣而況于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于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于鄉葢其勢之使然歟老者于古今誠未有以異也尚不能不隨世爲貴賤如此而況於懷珍抱器之士又安得不貴於古而賤於今也歟此君子所爲深嘆乎古今之際也夫後世天子之勢益尊而欲其屈體以事匹夫之老者如古之時其勢誠必不能然而老者固鄉人耳以鄉之少者而讓乎鄉之老者使少不肩其老老不下其少力役勞苦先少者飽煖

安逸先老者此不過以鄉之人而讓乎其鄉之人耳豈亦有不能者哉然而自周之衰既已不盡然在後世其又何說則是老者既不尊于朝又不尊于鄉獨所謂稱壽之禮今鄉人行之而不廢也夫稱壽不過飲酒獻酬之間其爲禮至末也然而爲子弟者曰吾父若兄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爲鄉人者曰吾鄉丈人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是尚齒之遺也以此意推之老者其亦可以尊於鄉矣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豈非飲酒獻酬之間而其俗猶有近古者歟歙人方生大中從余游求余文以壽其外家雙溪羅

君而余不靳爲之言者以爲是尚齒之遺風俗之近古者也君本衣冠之後而隱於商梁宋吳楚舟車之轃無所不游四方名士無所不交及其晩年息機以歸老蕭然一室若不知有門外事者蓋方生之語君如此則固老而有行者歟吁有如君者以生於古而覯遇三王之盛安知其不在祝鯁祝饐之列也歟柰何使君尊於鄉而已也然而吾猶幸君之尊於鄉也

夏鍾曰老者旣不尊于朝又不尊于鄉獨稱壽之禮至今不廢存什一于千百之中令人不勝歆慕

李封君七十序 代人作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旣登將

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匍匐十餘州郡縣綰綬束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虓雄之士鞭笞深箐絕嶠鳥言獸面之蠻獠而莫不如志四方之望之也虎峙而嶽聳其入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內絭韝而鞠跽獻斝而酳爵傴僂而候起居欵竊而承色語宛轉嬉戲於尊俎衽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

之祿位勳業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爲蜀人益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峨大江之間嘻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槩不妄進取自爲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靜歸之而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爲得於秦公之敎爲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爲御史前後郎署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遂巡出就方鎮其故寮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幾微不

平見乎邑詞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雖以憲度從事而溫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掊摭刻峭爲能及爲副使則益鎮以清靜數千里內吏承寧一之化民荷悃愊之仁軍戴醪纊之賜而蠻夷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亭徼之外然則侯之行已蒞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祿位之同不同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泰公之所以教也于是封君年七十有二余父與侯爲同年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嚮偹余得走

賀堂下而見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蹻蹈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夏鍾曰將秦公比倣一番可謂擬人必于其倫者文采掩映有風人之遺

書王氏傳家錄後

文皇起北藩靖內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旣皆裂土而王矣其斬馘自一級以上至于執殳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文皇于藩至其子彥昭兩世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彥昭實與居守其兩世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合之士同裂土

而又不得一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翊
賛于遵晦之日者○不及乎純熙大介之會○其居而守
社稷者○固不如行而扞牧圉之爲勞也歟○白漢而下○
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爲重○文○皇○之○意○其○或○在○于○此○歟○
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久○使其子
孫飽祿而驕佚○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
夫世祿之族驕○驕則舉其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
褫之○儒生之族○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無所遺○而猶
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祿之族○其盛衰可數
巳○而王氏子孫○讀書好禮○彬彬然以儒名其家者相

望而東齋公以能文官至太常卿東臯公克世其學不墜厥聲其來者猶未艾也然則儒術之與戰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文皇之所以報王氏者又孰多而孰少耶于是長史公幾世孫稷纂其先人之行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世題曰王氏傳家錄葢詩書之澤在焉余嘗讀唐李鄴侯家傳侯遇肅宗于潛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人皆以百戰裂土而鄴侯雖幃幄謀臣然不得與其列其事頗與王氏類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當世推其文雅此亦偶類于王氏且夫李郭諸人不能世其家也久矣而鄴侯之

事至今獨著于世者則以家傳在也然則後有欲觀王氏者其在茲錄矣乎此稷之所爲纂也

夏鍾曰書王氏傳家錄忽發出儒術戰功大果報何等議論何等見解末又將鄭侯作結乃知古今將相畱些書卷氣子孫自然不得衰替

鄭君元化正輿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清慧能以文章勳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往能俶儻瓌怪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韜鈐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口虜鏑

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撼貴璫老將而出其槖中之金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葢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翺翔吳會與娵娵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柔下廉書臥人不識其有雄氣者葢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碧厓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葢暗藏火候以爲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爲

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夏鍾曰古
健中灑落

PL
2698
T35
1681
v.1-2